

乐府学会第七届年会暨第十届乐府歌诗国际学术研讨会

2015年11月15日 於汕头大学

曹植《种葛篇》《浮萍篇》 于文学史上的地位

柳川顺子

摘要：

- 曹植《种葛篇》《浮萍篇》是典型的闺怨诗，这种主题在汉代的宴席上常被吟诵于五言诗中。
- 这两首乐府诗的表达方法也是在汉代五言诗中常见的。
- 然而这些作品中，失去父爱的女子之悲哀，却与曹植对其兄曹丕的感情重叠在一起地表现。
- 这次将以此观点来考察《种葛篇》《浮萍篇》的特异性，想要探讨曹植的乐府诗在文学史上带来了的。

1.曹植《种葛篇》中表达的特异性

曹植之作《种葛篇》如下：

种葛南山下，葛藟自成阴。与君初婚时，结发恩义深。
欢爱在枕席，宿昔同衣衾。窃慕棠棣篇，好乐如瑟琴。
行年将晚暮，佳人怀异心。恩纪旷不接，我情遂抑沉。
出门当何顾，徘徊步北林。下有交颈兽，仰见双栖禽。
攀枝长叹息，泪下沾罗衿。良马知我悲，延颈对我吟。
昔为同池鱼，今为商与参。往古皆欢遇，我独困於今。
弃置委天命，悠悠安可任。

1-1. 《种葛篇》和汉代的五言诗

●03 与君初婚时

基于《古诗十九首》其八“与君为新婚，兔丝附女萝”。

●04 结发恩义深

基于苏武《诗四首》其三“结发为夫妻，恩爱两不疑”。

●18 泪下沾罗衿

基于《古诗十九首》其十九“泪下沾裳衣”。

●21 昔为同池鱼 22 今为商与参

基于苏武《诗四首》其一“昔为鸳与鸯，今为参与辰”。

➤ 曹植所及取的诗，都是在汉代的宴席上所创作被吟诵的。

1-2. 《种葛篇》上叠加的另一层含义（1）

●07 窃慕棠棣篇 08 好乐如瑟琴

其源来自《诗经·小雅·棠棣（常棣）》；

“妻子好和，如鼓瑟琴。兄弟既翕，和乐且湛。”

《棠棣》歌颂了夫妻的和睦，
但主要描绘的是兄弟和睦相处的场景。

* 本诗（毛诗）的小序；

“常棣，燕兄弟也。闵管蔡之失道，故作常棣焉。”

➤曹植《种葛篇》中直接提到的“棠棣篇”，是悲痛兄弟间的争执之现实同时，也描绘了兄弟情谊的宴歌。

1-2. 《种葛篇》 上叠加的另一层含义（2）

●01 种葛南山下 02 葛藟自成阴

不仅基于《诗经·周南·樛木》；

“南有樛木，葛藟纍之”，

还可能与《诗经·王风·葛藟》；

“绵绵葛藟，在河之浒。终远兄弟，谓他人父”有关系。

*小序；葛藟，王族刺平王也。周室道衰，弃其九族焉。

➤《种葛篇》从一开始就是在忧虑包括兄弟之间与家族分裂而唱起的。

1-3. 《种葛篇》中表达的特征

乍看之下，似乎是一首悲叹夫妻爱情破裂的女性诗歌，但同时也被判断为感叹兄弟间断绝的作品。

* 这一点是清朝的朱绪曾《曹集考异》已经指出的。

1-4. 《种葛篇》的成立年代

●21~昔为同池鱼，今为商与参。往古皆欢遇，我独困於今。

“商”星和“参”星，不会同时出现在同一天空中。《春秋左氏传》记载了高辛氏的两个不和睦的儿子们，分别被迁移到掌管晨星的商和掌管参星的大夏。让人想起这个故事的情况下，一个人痛苦挣扎，就是诗中所描绘当今的境遇。

回顾昔日，两人就像在同一个池塘游泳的鱼儿一样，和睦相处地生活在一起。

本诗将如此的过去与现在作对比，彼此隔绝的情况视为如今的困境，这么来看，自然而然地可见，本诗的创作时在曹植被其兄曹丕魏文帝命令赴任临淄侯之后的黄初元年以后。

2.曹植《浮萍篇》中表达的特异性

与《种葛篇》相类的《浮萍篇》如下；

浮萍寄清水，随风东西流。结发辞严亲，来为君子仇。
恪勤在朝夕，无端获罪尤。在昔蒙恩惠，和乐如瑟琴。
何意今摧颓，旷若商与参。茱萸自有芳，不若桂与兰。
新人虽可爱，不若故人欢。行云有反期，君恩倘中还。
慊慊仰天叹，愁心将何愬。日月不恒处，人生忽若寓。
悲风来入帷，泪下如垂露。散篋造新衣，裁缝纨与素。

2-1. 《浮萍篇》上“浮萍”的象征（1）

与《浮萍篇》有深关的曹植《闺情》如下；

揽衣出中闺，逍遥步两楹。闺房何寂寞，绿草被阶庭。
空室自生风，百鸟翔南征。春思安可忘，忧感与我并。
佳人在远道，妾身独单茕。欢会难再遇，兰芝不重荣。
人皆弃旧爱，君岂若平生。寄松为女萝，依水若浮萍。
束身奉衿带。朝夕不堕倾，倘愿终顾盼，永副我中情。

2-1. 《闺情》上“浮萍”的象征和《浮萍篇》

●15 寄松为女萝 16 依水若浮萍

“寄松为女萝”基于《毛诗·小雅·頍弁》；

“岂伊异人，兄弟匪他。芑与女萝，施于松柏。”

- 在《闺情》诗中，兄弟之间关系的主题将更强烈地突显而出。而与此成对句的是“依水如浮萍”。
- 从浮草唱起的《浮萍篇》，也与《闺情》诗同样地可以解读为一首希望重温过去兄弟之爱（夫妻之爱）的悲愿诗。这一主题在《种葛篇》中也有共通之处。

2-2. 《浮萍篇》上“浮萍”的象征（2）

●01 浮萍寄清水 02 随风东西流

可能是受到王褒的《九怀·尊嘉》中所说的“窃哀兮浮萍，泛淫兮无根”，

以及王逸注中所说的“随水浮游，乍东西也”的影响。

如果是这样，曹植在《浮萍篇》中提到的“浮萍”，应该是脱离了依附的对象，而带有一种犹如屈原的形象，随风飘荡于天下：或者说，像曹植自身在《吁嗟篇》中所吟唱的“转蓬”一样的形象。

2-3. 《浮萍篇》上“浮萍”的象征（3）

●01 浮萍寄清水 02 随风东西流

非常相似的句子，也在曹丕的《秋胡行》；

“泛泛渌池，中有浮草。寄身流波，随风靡倾。”

这首曹丕的乐府诗中，“浮萍”漂浮在庭院里的池塘中，与先前所见王褒的《九怀》是不同的。

与曹丕同样地构思所吟作的“浮萍”，于同时代何晏的诗中也出现。

当时这种植物可能让人联想到与王朝有密切的关系性。

2-4. 《浮萍篇》上“浮萍”的象征（4）

“浮萍”这个诗语可说是同时具有相反的形象。

一个是对拥有强权大力人物的臣服，
另一个是脱离这种臣服关系，漂泊于天下人物的形象。

乍看之下，似乎有些矛盾。但是想想，

曹植在魏王朝中作藩王的角色，却屡次被迫与自己意愿相悖地迁封，而虚度了孤独后半生。

他是在与其兄魏文帝曹丕之间，如同“浮萍”，从属与脱身的撕裂境遇。

2-5. 《浮萍篇》 上叠加的另一层含义

●05 恪勤在朝夕 06 无端获罪尤

将自己视为罪人的自我认知，从前面提到的《闺情》诗中的“束身奉衿带，朝夕不堕倾”亦是可见的。

被丈夫抛弃的妻子的哀叹，在汉魏诗中并非罕见的主题，但是否有妻子因受罪而整日辛勤奋力工作的例子。

作为闺怨诗而突出的这个因素，当把《浮萍篇》和《闺情》视为由黄初年间的曹植所作时，才令人首次理解。因为在这个时期曹植经常被不断地监视，被指控莫须有的罪名，几乎被迫过着软禁状态的生活。

3. 曹植《种葛篇》《浮萍篇》在文学史上的地位

曹植的《种葛篇》和《浮萍篇》可视为是在黄初年间，其兄曹丕与他之间关系的比喻，如同是被丈夫抛弃的妻子一样，悲叹两人的隔阂，并期望能恢复兄弟之情。

隐藏在常见的闺怨诗背后的意义，只有熟知诗中引用的《诗经》等古典才能理解。

这样精心建构的双重意义，是汉代吟唱者不详的古乐府诗中难以找到的。

后半生的曹植开辟了乐府诗的新局面。这可说是因为曾经在魏之都城与建安文人们一起诗作，熟悉此闺怨诗文体风格，才能够创造出这样的作品。

黄初年间的曹植，在他周围没有人可共享文学交游，和兄弟们的交流也被断绝，始终处于言行被监视的恶劣环境中。

对他来说，曾经与天下第一流的文人们在宴会上共同竞作的诗歌体裁，想必成为了在艰难困境中支撑他自己的文学框架之一。

这样来看，我们可以说，汉代宴席上作为游乐文艺所吟诵的乐府诗，通过曹植这个人，逐渐演变为文人寄托情怀的文学形式体裁。

读解曹植作品时，主要参考了以下注解的。

- 古直『曹子建詩箋』（広文書局，1976年三版）
- 黄節註・葉菊生校訂『曹子建詩註』（中華書局，1976年重印）
- 伊藤正文『曹植（中国詩人選集3）』（岩波書店，1958年）
- 趙幼文『曹植集校注』（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年）
- 曹海東注訳・蕭麗華校閲『新訳曹子建集』（三民書局，2003年）
- 王巍『曹植集校注』（河北教育出版社，2013年）

谢谢收听。请多指教。